

廣弘明集

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唐釋道宣撰

內德論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
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
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
厥軌清逸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
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安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
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
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
篤學宛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
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宜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
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
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
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稂莠清八表救
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總萬古之微猷改
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矣夷羣惡屏
四部之穉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
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
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

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
與亡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
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
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
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
民戒本防非何損善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
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
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
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
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
爲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譬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
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爲疵此深訕
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
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
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
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
究若令探願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
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
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
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

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愚勤何宜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辨惑一凡十條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于壘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入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夫之自愛尚不反賢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梁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冕克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爲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叅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竟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

者豈爲謫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觀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福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述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禪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

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觀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右辨佛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調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

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啜藜藿長餘梁肉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右辨周孔不言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眾但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違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右辨

毀佛與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雄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魍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魅之堂塔人魍魎之徒眾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竝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

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誦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預防唯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速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

右辨此佛妖魁

三凶險一二闕提旣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鉞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早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于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今淦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姦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

右辨昔有反僧

傳云道人土臬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

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眾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為黑類如此乎

右辨比僧土泉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髮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其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

修出家之眾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右辨造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

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

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

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

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

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

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

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右辨泥種事泥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

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

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

寶災典姐已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

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

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

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

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昇泥癸辛之咎總

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

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

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
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過
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
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

讎乎

右辨有
佛政虐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
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
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
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
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
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
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私善示天堂之樂懲
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貶豈止五刑而作
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誣之甚哉亦何傷於佛
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
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
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
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
悟而理據足以蕩逆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

於茲日謹誦來誠以爲口實矣

右辨無
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
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
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
餓矣啓期貧矣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
罕及於義方或瞻瞻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
富而未仁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
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
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
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
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
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天壽之年
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
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
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
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
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
由稼穡觀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
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

無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饕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旣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爲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旣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歿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富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

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傳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爲相而被刑范雎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黍來以福盡而連及若言敗伍胥者宰詬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靡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穌之澤此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爲德爲咎唯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災原隰滴水固其無解

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蛇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恙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

外弘不諱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

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竝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餓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盼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私矣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崑淺深之不類

也疋潢汗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迷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再疾頽夭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葇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克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篠之奮鋤值工輪之揮

斧此則草木之天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柏蕙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疋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騷者合真謹慎者垂道何爲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闢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旣喻非而博言僞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旣除則

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爲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爲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爲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兔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恃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樞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卽羣有以明空旣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

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粲而在目
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
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爲有雖大有其
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爲一菩提不得謂爲
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
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說
賓客盈堂而無人豔色絕世而無美瓊寶溢目而無
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
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
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閒無見非面牆之
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狹之軀無動非山立
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諛無真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
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倚頓等
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
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
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楊雄之假稱
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
而比諸夫夜光結綠之寶南威毛墻之色人皆見其
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暉背蕙芥之隙青蠅
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於空而不憾

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
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
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
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
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
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
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
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如者得其理也解脫如此
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
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
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鳩毛等
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有
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啣響而叛逆
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
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
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
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
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
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聽
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

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大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冰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蠶道邁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擣杵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

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場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竝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克而一瘳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質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欲何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崇扁鵲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

而作吉或止疾以爲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鬼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徂則聖醫爲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偃千品萬端皆業爲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騫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觀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切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

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垂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誦小佛不闕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闇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智臆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之十四

音釋 廣第十四

艾音衫剪 藜藿藜忽郎低切切餒也 餒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墟音軫恤日聿切以根根也 抵音帝木 棗音資稷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唐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 皇覺聽命開濟在緣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序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况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為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外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三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眾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

故序現迹之祥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毋族厥姓裘曇焉仰靈宵以丕承藉偽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顯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官擬翻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鑿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襁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襁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臣居推心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併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泐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旣立而廢筌豁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徵傳偉唯

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運動陵虛悠悠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圓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綱之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旣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捷屬八億以語極單墳索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絡胙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外于陽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羲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彩冲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竒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傾頹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禿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悻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歿所以與聞景仰神